

2013年军旅文学:

“活着”的、“内在”的、“存在”的

□朱向前 傅逸尘

“活着”的历史

以纯粹的文学标准观之,战争历史题材对于当下的作家而言,已经构成了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甚或是一道不易穿透的“隔膜”。没有强大的思想能力、没有痛切的生命经验、没有真挚的情感融入,没有扎实的生活积累,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便很难走进历史的深处和细部,更难呈现历史的繁复与厚重。2013年度给笔者留下较深印象的军旅长篇小说有:都梁的《大崩溃》、项小米的《记忆洪荒》、李西岳的《血地》、李骏的《穿越苍茫》、武歆的《陕北红事》、梁晓声的《儒者》、韩征天的《纸上的枪声》、徐艺嘉的《我们都缺伴儿》、丰杰的《斑斓》、吕怡慧的《女生楼404》、孙彤的《红妆武装》。总体来看,历史叙事文本质量齐整,文学水准颇高,可以说是本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重点也是亮点所在。

都梁的《大崩溃》是新世纪以来为数不多“正面强攻”战争历史的长篇佳作,被冠以“全景式大战略军事小说”的名头,在我们看来并非仅仅是书商的噱头。都梁以宏阔的整体视野、强悍的思想能力和充分的知识准备,大规模重返历史现场,多角度介入战场时空,全方位审视国内政治、国际舞台的风云变幻。围绕着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计划”展开叙事,层层推进,抽丝剥茧般细腻而生动地呈现出前线、后方、高层、民众的战时状态。都梁一改《亮剑》中“性格英雄+传奇故事”的叙事模式,将笔触聚焦于历史本体,人物命运则要服从于历史的进程和事件的逻辑。《大崩溃》第一部的主要人物是国军督战官蔡继刚,飞行员蔡继恒和普通士兵满堂、铁柱兄弟,三条情节线分头并进,从不同侧面展现大的战略态势,最终汇聚在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衡阳之战中。蔡继刚对国军数次战役的冷静观察和充满智慧的战场突围,蔡继恒桀骜不驯的个性及在空战中的彪悍表现,满堂兄弟由对战争的迷茫、绝望到成为坚定的铁血战士,都梁都分别用浓墨重彩耐心细腻地给予呈现,既遵循了历史的真实发展轨迹,又借助不同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思,串联起作家对整个大战场不同角落、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深度思考。在《大崩溃》中,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是孤立的,上到最高统帅,下到底层士兵、一般民众,他们经历的并非单纯的传奇,而是在长久持续、反复纠缠的战争中的无奈、痛苦、隐忍和决绝。历史的构成,离不开这些肉感、琐细、坚韧的细节,而对战争历史的接续传达和显形正是在这些细节中达成的。

徐怀中的非虚构长篇《底色》,复活了一段跨国界的战争历史。就题材而言,是近50年前“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徐怀中率组在越南南方战地采访的一部“战地日记”,弥足珍贵。可以说,新中国自朝鲜战争以后,中国作家深入战场之久(长达4个多月),历经炮火之险(何况是上世

纪60年代中期的美军炮火,比朝鲜战争又要强大猛烈得多),恐怕无出其右者。她真实地记录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中国军人作家、记者的思想、情感和心态。就文体特征而言,《底色》是小说家徐怀中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虑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体写作,别开生面。素材“非虚构”,但写法却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底蕴却是长期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战争思考,因此,她又浑然天成。就语言风格而言,《底色》的总基调更偏于小说,细节扎实,妙喻传神,虽说“跨文体”,但先生的行文本色或看家本领毕竟还是小说。何况,作品中融进了作家深切的战争体验、心理感受和情感记忆,它是更加人性的、人本的,也是更加小说的。就主题而言,《底色》以战争来反观和彰显人性,睿智、通达、深刻、犀利。正因为有了难得的从“抗美援朝”到“对越还击”的两次参战经历和换位思考,加上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徐怀中获得了“在以往战争经历中从未有过的内心体验,一些深思与明悟”。《底色》所具有的极其珍贵的文学与历史价值,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历史本身的局限,无愧为本年度乃至新世纪军旅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

内在的经验

小说所要呈现和探索的,是生活中感性和隐秘的“内在经验”,是生命舒展的痕迹。而生命的痕迹,往往被笼罩在历史这一巨大的幕布之下,小说就是要将原本隐匿的生命痕迹从历史和生活的各个角落、各种细节里发掘出来,从而让生命构成一部属于它自己的历史。项小米的《记忆洪荒》写出了宏观历史与个体生命的变与不变。时代的变化是摧枯拉朽的,毫不迟疑;而人心的流转是漫不经心的,含情脉脉。相比之下,恒常的“存在”是人情、是人性,是生命和生活本身的义理和逻辑。《记忆洪荒》中既有对艰苦从军岁月和那场惊天洪水的追忆,有对那个疯狂而荒谬年代的反思,也有对主人公直面对爱情“上下求索”而不得的痛感。作者执著地回望生命的来路,发现即使是在那个疯狂荒谬的年代,那个洪水席卷了一切生灵的年代,依然有生命和爱情在潜滋暗长,并且正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信仰和人格伴随了整整一代人虽然历尽坎坷,却依然坚定如昨。作者把时代的悲剧、命运的悲剧和性格的悲剧完美地结合,进行了充满情感的反思和追忆。小说以女主人公许北北的生命轨迹为主线,穿插有日记、梦境、与心理医生的对话及其手记、朋友的信件、父辈的传奇遭遇等内容。深刻的自我分析、怀疑以及对人性的叩问使得作品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本相,作品内部不同的文本之间相互印证和补充,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小说从现实众多的精神扭曲和情感迷惘中切入,直击当下社会诸多精神症候。

暴力文化危害不容小觑

□刘金祥

偶然浏览英国编辑家尼古拉斯·帕忒斯精心选编的《文学名人轶事录》,才知道欧洲近4个世纪被查禁的书刊何止千万种,仅罗马教廷1557年颁布的《教廷禁书目录》到1955年就已扩展到4000多种。及至今日,东方世界自不必说,就是西方世界禁书活动也从未停止过。1986年纽约的国际笔会上举行过一次空前热烈的关于世界禁书检查现状的专题讨论会。会上披露,柯特·优尼格特等人的作品在美国的小城被焚烧,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为讨论会主持人之一大声疾呼,抗议加拿大海关以种种借口禁止女权主义作品进口。由此看来,写书、出书和禁书三种活动是“同步”前进的。

罗马教廷颁发禁书目录的初衷是查禁宗教异端,后来才把色情描写包括在内。从《撒旦的诗篇》引起的风暴看,人们出于宗教原因禁书的热忱至今不减。1933年,希特勒推行民族灭绝政策,焚烧了犹太作家的作品。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反对势力攻击《汤姆叔叔的小屋》,也同样是出于种族主义偏见。1877年,美国女作家安妮·贝桑特因其宣传控制生育的小册子而被判刑并课以罚款。1928年,英国女作家拉德克里夫·霍尔的《寂寞的深渊》因内容涉及女性同性恋而被禁;因男同性恋而遭讨伐的书刊就更多了,包括惠特曼的《草叶集》。在对书刊进行查禁的各种根据中,国家的利益、政治上的得失自然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莎士比亚的戏剧要经过检查才能上演,以防舞台

上出现反官方的政治蛊惑。使人意想不到的,1944年,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这部第一眼看上去显然是反苏反共的寓言故事脱稿后竟被英国几家大出版商退稿,原因是“不利于我们同俄国的关系”!书刊被查禁的最常见的原因,是色情问题。这种案例古今中外多不胜数,其检查标准之严厉,其覆盖面之广泛,令人感慨不已。

书刊被查禁的原因千种万种,惟独不见暴力问题被专门提出来。书刊中的暴力描写不是与色情描写同样危险,甚至更危险更有害吗?一位不大知名的英国作家格申·莱格曼说过“杀人犯罪,描写杀人不犯罪;性不犯罪,描写性却犯罪”,似乎点出了书刊检查中“厚此薄彼”的一种普遍现象,个中原因当然说清楚。本来性本身不犯罪,只有与暴力结合才构成犯罪。因此,关键还是暴力。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也是值得思索的:在我们考虑大众文化不良倾向时,对暴力问题有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单纯当作品色情淫秽而查禁的西方常常包含着暴力的内容,如强奸、性虐待等。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如果我们只抓色情而不提暴力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凡不涉及色情的东西就容易通过,不论它有多少别的方面的问题。美国的《第一滴血》就是一例。英语中的“暴力”(Violence)一词有贬意,这种贬义反映一种关于文明的概念,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即维护人的价值与尊严,而暴力是对这种基本价值与尊严的冒犯。我们汉语中的“暴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与“革命”结下缘分。暴力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固然是个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然而如果从其本义上与革命相联系,就会产生歧义和混乱,使我们失去对暴力的鉴别力;就会放纵反人性的暴力充斥大众传播媒介,毒化社会空气。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文艺作品的内容都涉及色情与暴力。如无可争议的世界文学名著《厄第普斯》和《哈姆雷特》,单从题材上说,不也是充满谋杀、乱伦的内容吗?前者有挖眼睛的情节,后者终场台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然而这些作品都是达到了令人敬畏令人深思的悲剧高度和哲理深度的不朽之作。戈尔德丁的《蝇之王》和格雷汉·格林的《破坏者》通过控诉少年暴力探讨人性的本质,是现代文学的经典性作品。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的《萨维尔爵士的犯罪》把谋杀当作游戏,英国当代文坛的“拉伯雷式”作家汤姆·夏普把残酷变成喜剧和闹剧,用以讽刺现代生活中的种种荒谬。总之,暴力题材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处理的方法和角度。

暴力文化的危害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形形色色的暴力形象、隐秘的、变相的、对人身的侵犯、对人权的侵犯……都应将它们看作是心灵的腐蚀剂。

漫抒写《血地》之所以选择个人视角与民间立场,正是为了表现与探寻被宏大叙事所遮蔽了的历史缝隙与存在境遇,发掘个体生命在战争中面临的考验与存在的意义,并由此凸显战争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丰富性。李西岳以极富个人生命和情感体验的“小故事”勾勒出来的小而完整的“内在经验”世界鲜活生动,具象沉实,带有作者的情感温度和认知深度。所谓“小故事”,就是关乎人物个体命运变幻的述说以及历史大背景中的小细节的特写。《血地》透过对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的细腻展示进而折射出大的历史和时代的面影,小说的气象并不因聚焦个体而渺小,反倒因为写出了人性的深邃和独特而更开阔与完整,进而在更深层次上抵达人类共通的精神和情感世界。

“存在”就是“现实”

在处理军营现实题材时,军旅作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人物和事件推向一种比较极端的“苦难”境地,通过苦难为故事增加生命、情感和精神的重量,借以凸显当代军人的生存尴尬和精神窘境。而包裹在这层“苦难”的外壳之下,是对军人人生的深情回望以及构筑在情感 and 情绪之上的精神和信仰。如荣膺2013年度全军首届“军事文学新星”的曹晶,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关山叠》中的大部分篇幅都以西北边防军人为主要描写对象,一派边陲大漠的“苦寂”风貌,把军旅人生的“无奈”、军嫂和孩子的“牺牲”表现得淋漓尽致。曾剑的短篇小说《在神圣的天空飞翔》和《冰排上的哨所》则聚焦于北疆苦寒环境中官兵们暖热而高洁的心灵。苦则苦矣,可是军人之间深厚的情谊却越发的醇厚,这种军旅苦重人生中的特殊情感尤为动人,甚至令人神往。

在李亚的中篇小说《将军》中,一名退休老将军总是活在对过去火热战斗生活的回忆和想象之中,现实与梦境缠绕纠结,将军的老妻方巧玲、军事专家孙文宣、侦察连长苏虎、“坏小子”小唐等各色人物则如风烟一般在读者眼前聚散行走,还有那些战场上不能忘记的疼痛和热血,伴随着“将军”或是“小声哭泣”,或是“放声大哭”,作者的笔端饱含了对先辈军人的体谅、深情和敬意。李亚用一个中篇的篇幅写出了长篇的厚度,深厚的功力可见一斑。西元的中篇小说《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堪称今年的一大亮点。小说的主线是写指导员王大力带着四个“操蛋兵”在戈壁滩上一个月装卸一万吨水泥的故事,其副线则是对朝鲜战场上誓死坚守阵地无名连军人的记述和幻想。在现实与历史对望的复调叙事中,两个故事互为“比兴”、诠释和支撑,从而弥合了军人在战争与和平不同境遇中价值判断的裂隙,展现了当代军人在现实困境中对精神传统的继承与丰富。

李亚的《海上升明月》和黄雪蕪的《银色月光之夜》则在叙事伦理层面上别有韵味。李亚的小说集《亚丁湾的午后时光》是作者历经7个多月海上护航生活之后捧出的心血之作。

邱江宁教授的专著《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研究视角新颖独特,资料引证翔实充足,语言风格严谨流畅。

以馆阁文臣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体是元代中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人群体现象,对元代的政治、历史、文化领域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当时及之后文学、艺术更是影响深远。该著利用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溯前瞻后,概览总局,又提重拈轻,不放微处,尽量将每一个问题及其解答都发挥到淋漓尽致,表现出一股全局在胸、有的放矢的学术气度。如通过对奎章阁文人群体中个体之间关系的梳理,看到了他们的相互影响,并以远早于奎章阁时期的赵孟頫为中心,描绘出奎章阁文人群体中柯九思、秦不夫、虞集、虞集巉、欧阳玄等代表人物,在艺术造詣上对赵孟頫及其复古思想的普遍继承关系。另如,在对奎章阁文人群体诗文创作的复古理论与实践当中,重点阐述虞集的诗文复古理论宗旨及创作实践,明确肯定了作为奎章阁文人群体的灵魂人物、虞集开启了元代中期京师馆阁的文学复古之风,有着巨大的时代影响,而在虞集引领下的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中叶影响自是够深够远。而以个体彰显历史、时代、社会,同时又将个体放入特定群体、历史时代、社会予以关照,是邱江宁全局运笔、细处着墨、点面结合而述作之学术气度的集中体现。

翔实充分的资料引证,是该书一大特点。该书不但吸收了元代有关政、经、史、地、诗、书、画、艺诸方面的文献资料,仅引古籍文献便达120余部,更将现有研究成果纳入考察,所作文献功夫可谓之充足。在“奎章阁文人群体散文创作总体特征”这一章中,邱江宁选择奎章阁文人群体中有较大影响的23位作家的散文作品进行了类别、篇数的统计,以丰富典型的文献材料和准确科学的统计数字论证了奎章阁文人群体“以实用目的为旨归,以经史为重”的散文创作特征,说服力极强。再比如,在“元代中叶上京纪行诗的出现及繁荣”这一小节中,为对比中叶上京纪行诗创作进行考察,邱江宁对整个元人诗文集进行了检索,列出了60位作家,几乎囊括整个元代一代写过上京纪行诗的文人。在其后对上京纪行诗内容更具体的讨论中,仅“上京的风土人俗充满迥异于江南意象的异域风情”这段短短1000余字的论述(第355—356页),所引文献便达16种之多,如此旁征博引,让人赞叹不已。除著正文外文,长达100页的附录所提供的信息量与知识量让人感觉犹如宝库。条理分明的表格设计,使奎章阁书院任职人员、奎章阁文人核心成员一目了然;特别是奎章阁文人群体重要作家作品知见情况叙录部分,不知将为多少研究奎章阁文人群体乃至元代诗文的同类文献探查上提供便利。

新颖的选题与研究视角、由点而面、一统全局的思维与气度、对各类文献的旁征博引和科学统计,三者遇上“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严谨而流畅的文笔时,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令人阅后充满学术启智的愉悦感。邱江宁教授行文风格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多用结构复杂的长句、复句,同类意思的不同词汇、短语表达更是异常丰富多样,又因其极强的语言运用与掌控能力,读起来并不觉生涩难懂,而是逻辑分明,流畅无阻,似有一气呵成之势,干净而利索。

综观当代以来一直不被重视的元代诗文研究,可以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来耕耘这块还远未开垦的土地,并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便是这样一个优秀的突破,相信它将启发更多的后来者在元代诗文研究的旅途上渐行渐远,将元代诗文研究的热潮推向更高峰。

每篇作品都以不同的叙事视角,刻画了不同的人物,在展现海军官兵执行远海任务200来天期间日复一日面对辽阔的大海、长天、甲板和船舱的那一份单调、枯燥中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情怀的同时,对亚丁湾护航期间的日常生活故事,也给予了精准而独特的描述。《海上升明月》是集子中较为独特的一篇。小说借着亚丁湾护航的外衣,写了一个东南沿海海盗“老珊大姑”和方苓的故事,故事把英国海军、德国战列舰、海盗、爱情和命运独特地糅合在一起,从现实的层面跳脱而出,用强大的想象力支撑起其传奇性,这对当下的军旅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异质性,同时又是难得的探索 and 补益。而黄雪蕪的中篇小说《银色月光之夜》可以说是一篇心理剖析的“妖异”之作。作品围绕因救人腿残的张海、投弹失误被救下现实的李晓和对张海以身相许的王蓝三者心理展开绵密的书写,英雄的光环褪色后,是张海与王蓝“镶在相框里”假模假样的生活,是张海与李晓相互依存而又做作的捆绑关系,是王蓝与李晓有些不论的隐秘的冲动,小说的叙述细致入微而又无比锋利,营造了一个强大的心理压力场域,这是军旅作品中较少见的书写模式。

从当下军旅小说文本层面来看,“现实主义”的叙事伦理不再是传统的概念,更非一种老去的写作方式。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笔下,现实主义已经被现代叙事精神所激活,成了作家理解存在的最好解码,现实主义本身是作家的根本处境,同时也是其语言处境。军旅作家需要更加深刻地卷入当下现实,沉入现实军营生活,更深入地理解当下军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存在”就是“现实”,写得有现实感不难,但要写出“存在”的深度就不易了。2013年的军旅中短篇小说既有现实感又有存在感,关于军旅与人生,关于选择与坚持,关于苦痛与珍惜……每一个故事所展现出的“现实一种”,都散发出军旅生活所特有的金属光泽。还有那颇为迷人的想象和出离,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当代军人的生存处境。

就历史题材而言,波诡云谲的战争历史与当下和平生活之间宛若此岸与彼岸的关系,相互映照。对当代军旅作家而言,个人经验是有限的、外在的,更是碎片化的,以当下的眼光穿越时代的迷雾,重新理解并建构战争历史并非易事。因而,重建虚构叙事与战争历史的关系既是重要的,也是艰难的。没有“内在经验”的建立,文学就没有“存在”的维度,人也没有心灵的内面,文学就会成为平面的文学,人也会成为单向度的人(谢有顺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旅小说是否具有精神的追问和对存在意义的探索,其境界是大不相同的。本年度,站在现实此岸的作家们用他们饱蘸心血和情感的强健笔触,穿越了历史彼岸的“隔膜”,建构起了由“内在经验”、“内在的人”所构成的繁复且丰饶的历史时空,再一次印证了在喧嚣躁动的文学语境中,“活着的历史”与“内在的经验”之于历史叙事的价值与意义。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

□唐云芝

从胡适拜谒溥仪说起……………李国文

本刊纠缠李国文写稿,他躲不脱,便索性不躲,信誉又好,逐期供货,不曾爽约。如此合作,单论历时之久,古今中外,似无先例。李老蛰居京城一隅,却对文事了如指掌,下笔如勤勉的园丁,醉心于除草、松土,浇水、施肥,捉虫、剪枝。诸如“中国人,不用招呼,很容易地就依附于权力周围;不用张罗,很迅速地就麇集于长官身边”这类句子,套用郭德纲式的询问,你是喜欢呢,还是喜欢呢,还是喜欢呢?

一串歪斜的脚印……………韩石山

深功内藏的韩石山,被一些人不屑,称作“文坛恶棍”。他自己并不在意,反而很享受。这可不叫脸皮厚,恰恰表明心眼儿宽。阅读此文,又感觉老韩像某类归案的疑犯,良知未泯,无须竹签子、辣椒水伺候,供认桩桩劣迹,颇有一五一十、直筒倒豆子的伏罪之心。

前仆后继走向前……………陈 冲

通常的评家,臧否人与事,是将瞧不上的破罐子破摔。陈冲的法子相反,破罐子好摔。仿佛晓得自己逻辑性强,遂常有炫技表演,行文像织网,兜来绕去地拴扣。看似与君不相干,其实网中早有你。掌上之物经由不动声色的把玩,末了,平伸出去,手一

文学自由谈

二〇一四年第一期要目简介

文坛因为他而确实文坛因为他而解脱

文坛因为他而惆怅

松,吧嗒一声,破罐成碎片,不复有形矣。

可惜了,雷达……………唐小林

此文作者唐小林,多年浪迹深圳,一边做临工,一边留心文坛,曾获《文学报》勇猛的“新人奖”。唐文振振有辞,言语不甚客气。自成其理的同时,尚有不周与劝助。十几年前,本刊曾载文质疑雷达,随后亦登出雷同志本人的反驳。这回照旧,欢迎各种声音。

诗歌的作用……………李 更

李更于作家协会院长长大,记性不错,知道不少文坛的花花草草。十几岁即有稿费进账,算得年轻的老江湖。小伙子论人说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喜欢一边打一边揉。人家痛处既揭破,对曲意逢迎并不领情。好比驾车肇事,将人撞成摇钱树,与直接送进告别室,在人心叵测的情形下,哪种更省事?你懂的。

邮发代号6-111。双月刊。全年定价48.00元。邮购地址:300040 天津市新华路237号《文学自由谈》。联系人:朱梅芳。电话:022-23395034。